

二戰遺史系列 袁梅芳 呂牧昀 編著

中國遠征軍 下篇

老戰士訪談錄

新版

繁體字版 榮獲
「2015年度第13屆公眾推薦好讀」
(香港教育城主辦)

簡體字版 入選
2016年「華文好書」榜
(騰訊網及商報主辦)

十五位用青春、傷痛、生命死戰日敵的老戰士，
一場捍衛中國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的戰役

1942年至1945年，四十萬中國遠征軍在雲南、緬甸牽制日軍，摧毀其妄圖在二次大戰中吞併中國，繼而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抗戰勝利七十五年後，最後一批港、台、加老兵追憶當年戎馬生涯，重現這場被歷史遺忘，但對戰爭成敗攸關重要的滇緬戰役。



台灣及大陸兩岸公共知識分子 武之璋
台灣中興大學歷史系退休暨兼任教授 周樑楷

誠意推薦

目錄

可尊可敬 老戰士

華仁英才赴戎機，譯述襄助特遣隊	范孟襄	6
國難當前，投筆從戎駐滇緬邊界	袁學姜	44
政工隊宣傳抗日，改任無線電報務員	黃光漢	58
從流亡學生到入緬遠征軍、國軍傘兵團	胡建中	74
三次離隊隨心志，千言家書表心跡	陸嘉昌	90
緬甸華僑赴戰場，藏書檔案記歷史	曾子傑	112
儒將風範，負傷不退，衝鋒陷陣	萬劍舞	128
放棄非僑身分，戰地醫院、印緬前線任譯員	王忠詩	144
西南聯大學子徵調參軍，隨軍擔任翻譯官	黎模慎	166
為報日軍殺父仇，遠征甘成負心漢	蘇漢武	178
槍林彈雨架線路，通訊兵險地執勤	黃樹開	192
防毒排前線勇殺敵，屢遭批鬥身心摧殘	蘇定遠	210
無緣入緬，防禦炮手中國戰區轟敵	黎 鋒	224
巾幗英雄後援宣傳，歷劫鴛鴦排萬險	吳 璋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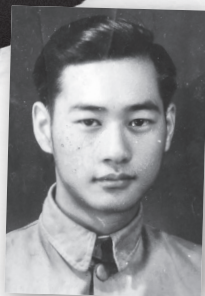
附錄 1 保衛香港，華籍英兵		
抗戰香港淪陷時，華籍英兵功勞顯	蔡炳堯	254
附錄 2 師生研習緣起與冀盼		
「趁他們未老」——高中中國歷史研習報告	袁梅芳	274
致謝		324
參考文獻		326

可尊可敬
老戰士



華仁英才 赴戎機 譯述襄助 特遣隊

范孟襄



軍職：

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 中華民國獨立步兵第1團
（抽調到中美混合5332旅）少校翻譯（駐印軍）。

現況：

2018年5月2日於加拿大多倫多市辭世，享年92歲。

訪問時段：2017年7月至9月，2018年3月 | 口訪錄音：唐希其先生 | 資料整理：陳浚榮同學、吳昊霖同學、袁梅芳老師 | 撰寫：袁梅芳老師、呂牧叻同學

家庭與早年印記

我叫范孟襄，說起來，我的人生也很曲折。我於1926年10月25日出生於印尼蘇門答臘棉蘭鎮¹（Medan），今年已91歲。我是廣東省梅州市東大埔縣人，與新加坡已故總理李光耀同一家鄉²。另外，葉劍英³也是梅州人，我倆的家鄉相距不遠，大家同是客家籍人士。父親叫范長峰，有妻有妾，我母親是正室。父親有多少個妾，我記不大清楚了。他們共有子女九人，四兒五女，我排行第三，兄弟姐妹齊全。現在除我以外，尚有一兄一弟和兩個妹妹與我一同移居加拿大，還有一個妹妹居於香港。

我的家族在家鄉是望族，祠堂聚會時可達兩三百人。我家這一房，人丁尤多，於是太公的祖田，每家分得很少。到我祖父輩時，僅餘一些貧瘠耕地而已。祖父是名秀才，原打算憑科舉考取功名，謀一官半職，不料晚清政府廢除科舉⁴，以緩和反清浪潮，使祖父願望落空。民國以後，科舉考試沒有恢復，祖父便認為自己的前途毀於革命人手裏，因此特別憎恨孫中山。也因祖父是讀書人，家中尚有些藏書，使父親自小喜歡讀書，字也寫得很好看。父親幼年就讀私塾，接受傳統古文教育，後來又自學成才，在家鄉當私塾老師，但要養活一家眾口，實在不易。為了謀生，父親改投新聞界。為了發展辦報事業，他更是遠赴南洋，最初居於印尼蘇門答臘，籌辦了一周一刊的報章——《大華週報》。

¹ 位於北蘇門答臘省的東岸，此省的省府。

² 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界也有名為「大埔」的地方，兩者無關連的。李光耀祖籍廣東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他的祖父由家鄉移居英屬馬來半島的海峽殖民地，李光耀在此出生（今新加坡），1959年李光耀帶領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有新加坡國父之稱。

³ 葉劍英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等職務，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文化大革命後期，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

⁴ 1905年慈禧太后行新政時廢除。

我在加入獨立步兵第1團時，部隊已是5332旅的組成部分，當時我們在密支那以北約10英里處的訓練基地集結³¹。1944年11月上旬的一天，第1團指揮部被敵軍發現，指揮所隨即受到炮擊，炮擊後所有人俯臥在地。期間，我突然感覺脖子右邊痕癢，竟發現炮彈碎片刮傷了大動脈，整個脖子都是血，也說不了話。更不幸的是我身旁的吳其璋連長，那時，我費力去踢他，他卻沒有任何知覺，被當場炸死。獨立步兵第1團有三個步兵營，一個迫擊炮營，吳其璋是迫擊炮營的連長。之前我們很稔熟，都慣叫他做吳（國語音：WU）連長，後來才知道他的全名³²。當時在場六七人伏地，吳連長因炮彈擊中腦、頭部殉職。若我在他的位置，那殉職的就是我。隨後，附近約20碼之距的美軍救傷隊立即為我止血，注射止痛針。醫生急忙替我做手術，期間給我輸了500cc的血，只因我流失了全身五分二的血量，他還擔心我會因血量過少而令腦細胞缺氧，變成植物人。還好，由於得到及時的醫治和適切的護理，我很快就痊癒了。

後來，我認識了那位醫生，他是一位美國人，十分年輕，畢業於醫科著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對於他的醫術，我格外放心。我曾問他：「手術會不會有副作用或後遺症？」他告訴我：「你這麼年輕，不會有的。如果年紀再大一些就會有。因為人愈老，身體復原速度就愈慢。」全靠他，我才「執番條命！」³³在「44 Field Hospital」（第44野戰醫院）休養了大概一個月，我又回到了第1團。大家看到《國家記憶》收錄以下這張照片（美通訊兵記錄拍攝日期：11月20日），就是密支那第44野戰醫院的場景，那兩位美國女星到醫院慰勞傷兵，我的病牀（帆布牀）恰恰就在鏡頭的另一邊。所以當時拍攝這照片時，我也在現場呢！

遇上出色的醫生，我的性命大抵是保住了。但住院這一個月期間，心裏卻焦慮不安，胡思亂想。我的翻譯工作，需要時刻跟隨指揮官，責任重大。若傷養不好，又或體力恢復不了，難以應付接下來的戰鬥，就要退役。還有，若自己真的不幸陣亡，也擔心消息未能傳回家門，家人不知我的去向，該如何是好？中國部隊的軍人資料記錄不全：「范孟襄是誰？由哪裏來當兵？」也許沒有人知道。我曾寫了不少信回家，後來母親告訴我，收到的僅是寥寥幾封罷了。不過，家人還是知道我去了緬甸，經過密支那的。傷癒之後，我回到第1團，隨後參加了西保及之後的戰鬥。



美影星慰問475步兵團傷兵，並在密支那第44野戰醫院訪問演出。

31 據上述註26，1944年秋至1945年2月13日第1步兵團歸屬50師前，主要在密支那以北約10英里處的訓練基地。

32 見附錄：范孟襄是迫擊炮連吳其璋連長於緬北犧牲時的在場者。

33 廣州話俗話，意指救活我的性命。

1945年2月，獨立步兵第1團配屬第50師打響西保戰役，因50師翻譯官患病，我曾替任50師潘裕昆將軍的翻譯官兩天。林冠雄團長是黃埔六期生，潘裕昆師長比他再早兩期，是黃埔第四期畢業。獨立步兵第1團共有11人在西保戰役中受傷，無人陣亡³⁴，那是因為我們居高臨下，佔據高地俯攻。據說之前的密支那戰役犧牲很大，死了過萬人。



林冠雄團長及英軍36師與緬甸人。
(喬美 Kyaukme, 1945年3月30日)



林冠雄團長與英軍36師176團軍官握手。
(喬美 Kyaukme, 1945年3月30日)

軍旅軼事與花絮

(1) 坐聯絡機遊「飛機河」³⁵

有一次的整訓及休息時段，有個我記不清是少尉還是准尉的年輕機師問我：「要不要坐我的飛機去遊飛機河？」我答應了。那架飛機是L5單翼聯絡機³⁶，雙座位、前後各一。因我缺乏相關的飛行知識，他讓我坐在後面，

34 參照美軍通訊兵拍下的照片顯示，獨立步兵第1團有十多人葬在西保附近的墓地。

35 廣州話俗話，意指在空中來回飛翔。

36 各種各樣的飛機，有轟炸機、運輸機、驅逐機、聯絡機、偵察機等。美國飛機的分類是這樣的：轟炸機的型號前冠以B，是英文轟炸機 Bomber 的字首。運輸機的型號前冠以C，是英文運輸機 Cargo Plane 的字首。驅逐機的型號前冠以P，是英文驅逐機 Pursuit Plane 的字首。聯絡機的型號前冠以L，是英文聯絡機 Liaison Plane 的字首。偵察機的型號前冠以R，是英文偵察機 Reconnaissance Plane 的字首。而單翼機繼雙翼機後生產，較先進。

提點我千萬別搞動任何儀器。飛機自五十公尺開始爬升，飛到近三千尺高空。以前我從未受過飛行訓練，不適應這種輕飄飄離地凌空的感覺，俯望下去更是異常害怕，機師透過對講機讓我不用擔憂。在三千尺高空的飛行途中，飛機一直搖晃，機頭朝天、機尾向地，當馬力不足以再爬升，機身就像筷子一樣豎起來。那一刻，我的恐懼之情，溢於言表。這時，飛機卻突然俯衝，猛然下墜，比升降機的突然下降還要厲害得多，離心力強得駭人。與此同時，又不知哪股力量，一下子釋放了我的強烈懼怕感，最後飛機平安著陸。這也算是一件有驚無險，且又有趣的經歷吧！

(2) 緬北的食用

我們在行軍執行任務時因無法做飯，故由美軍配給口糧，其中包括罐頭及乾糧，有A、B、C三種餐類可供選擇，營養充足。但缺乏新鮮蔬菜，纖維攝取量不足，排便有些不順暢。其實我們並不喜歡吃美軍的配給，只是作戰時非吃不可，當休整和訓練時，自然就不吃了。那麼我們吃什麼呢？我原是廣東梅州人，但在吃這方面，彷彿像是北方佬（人）似的，喜歡吃大滷麵、炸醬麵。這些醬料的來源，有些是入緬部隊自己帶來的，因為團長營長也愛吃；有些是向總部拿取的。除了大滷麵、炸醬麵，我們還愛吃餃子，但我不會包，便由炊事兵負責。我們還熬過一趟雞煮麵，幾人親自去捕捉野山雞熬麵。那山雞肉異常鮮甜，我們不僅嚐了個鮮，還嚐了個飽呢！蔬菜方面，有時行經村落，我們便會跟村民買一些，然而他們不收錢，反愛我們的罐頭，最後倒變成以物易物了。村民不要錢，大概是因為不懂用，又或者遭逢戰亂，根本沒地方花錢，所以他們寧願要食物吧！

抗戰香港 淪陷時 華籍英兵 功勞顯

蔡炳堯

軍職：

1941-1945 年 香港華籍英軍（皇家香港新加坡炮兵團第 17 高射炮連炮手）兵籍編號 5153

現況：

98 歲，退休，現居香港香港島。

訪問時段：2019年3月至2019年9月 | 資料整理：孫越老師、袁梅芳老師 | 撰寫：袁梅芳老師

我是地道香港人

我是地道的香港人，原名蔡炳堯，1941 年 10 月參加華籍英軍後，添了彼得（Peter）這個英文名，自始我多用「蔡彼得」這名字與人交往了。

1922 年 8 月我在港島西營盤厚和街¹潘王氏流產所出生，在家排行第三，上有長兄和大姐，下有三弟五妹，兄弟姐妹共十一人，惟五弟早在香港淪陷走難時去世了。如今我近百歲，還有九妹十妹在港，十一妹在美國三藩市。

父親叫蔡侶，十三歲時隨一對夫婦離開家鄉番禺縣市橋鎮蔡邊村到香港謀生，後來父母的婚姻也由這夫婦促成，女的甚至是我的誼母。他們有恩於我家的緣故，所以誼母的生死大事和拜祭事情，一直由我負責。

我對父母的人生經歷知道不多，年幼時最深刻的人物，反而是大海盜張保仔²，因他同是番禺縣人，有「俠盜」之譽，我們尊重他，春秋二祭時，我家會到雞籠環墳場³拜祭他呢。

1 厚和街在西營盤，是近卑路乍街的一條內街，街上有厚和大廈。

2 根據番禺縣志記載，張保（又名張保仔），清朝嘉慶年間，中國南方海岸著名大海盜，張保仔等人以香港大嶼山東涌為後勤基地，突破在赤臘角圍剿他的清朝與葡萄牙海上聯軍，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海盜」，因為他的紅旗幫最強大時，擁有大船 800 艘，小船 1000 多艘，聚眾達 10 萬人。而他又曾扼守瓊州海峽，劫掠官船和外國商船，又不欺負普通百姓，而且還時常將劫掠的財物分給百姓，因此在這一帶更是留下了「怒海俠盜」的傳說。很多地名因他而產生和流傳着很多關於他的英雄傳說，讓人最感興趣是他的寶藏傳聞，傳聞他將生前劫掠的大量財寶藏於各地，並留下了藏寶線索。參考：〈Chung Chau Magazine〉及〈中國第一海盜「怒海俠盜」張保仔上川島的藏寶之謎〉。網址：

<http://www.cheungchamagazine.com/%E9%95%B7%E6%B4%B2%E9%9B%9C%E8%AA%8C/cheung-chau-landmarks-%E9%95%B7%E6%B4%B2%E7%9A%84%E5%90%8D%E5%8B%9D/Pirate-Cheung-Po-Tsai-%E6%B5%B7%E7%9B%9C%E5%BC%B5%E4%BF%9D%E4%BB%94/> 及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p2568xj.html>

3 雞籠灣墳場（因鄰近昔日的雞籠環村，亦稱雞籠環墳場）是香港開埠初期已經建立的一個華人公眾墳場，並於 1959 年正式停用及拆卸，發展成為華富邨及水務設施，據說張保仔墓葬於此。

足夠我們吃和添，不用爭，不用搶。五人一桌，隨意組合，每頓飯固定三餸一湯，菜式有肉碎炒菜、蒸魚、煎魚、煮魚、水蒸蛋、煎蛋等，其中一款湯是番茄洋蔥煲豬骨。我們可以另外付錢，要求飯堂老闆加添餸菜的，我記得為此吃過燒肉。

早餐之後，9時至10時，沙展 Henry Chan 來到我們的大房間宿舍，宿舍不是課室，不過，我們只須各自坐在牀的邊沿聽他講授，應如何操練體能，槍械的性能……我們是炮兵，不是上前線的步兵，不用持槍揸槍，連觸模槍的機會也沒有的，授課時，只由沙展 Henry Chan 一邊舞弄槍支，一邊講授就算了。另外，一位四十多歲的黃先生，給我們教授簡單英語課。

上午10時至12時午飯前，以及午飯後1時至5時，屬於訓練時段。所謂訓練，一點也不嚴格，我們不用步操，不用集體跑步。無論上午或者下午，隊長 Henry Chan 只是看着，我們在外各自操練，做幾多，怎樣做，沒規定，甚至午睡也可以。若問我，這段日子的心情怎樣？在軍營，沙展隊長也好，高級過他的軍官也好，從沒有說過日本會攻打香港。總之，此時此刻，我依然覺得是「好玩」的一份工作！比較來說，我還算是守規的軍人，我未試過晚上逃離軍營，這兩個月的軍營生活，我覺「好玩」，同儕之中，有的卻覺得單調和沉悶。有些隊友是好色之徒，為了尋開心，他們先將被舖弄成人睡的樣子，宿舍關燈後溜出軍營，走山路，出外尋刺激。在沒燈黑沉沉的晚上，也難怪沙展 Henry Chan 巡我們宿舍的，他一次也沒察覺有隊員失蹤了。

受訓兩個月，事隔多年，我僅記得跟我友好的體操教練陳炳勝的名字，雖有幾個談得來的隊友，很可惜，今天，我真的記不起他們的名字呢。也許人人沒有意識即有戰事發生，初入軍營，就讓我們這大批年輕人隨意和適應而已。而我們也清楚，軍部並不是沒有要求的，只是我們還未臨到類近地獄式 PT 體能訓練的階段，日子才過得輕鬆和自在！



攝於和平紀念日。（2010年11月14日）



蔡炳堯與同袍合照，右旁為姐夫李為財。

妻子病歿後，我父兼母職，扶育子女。在我心中，兒女不會做壞事，就算安樂了。

二戰時，英軍在歐洲戰場自顧不暇，留下香港孤軍抗日，我作為英軍炮兵，親歷香港保衛戰，與來自加拿大、印度等地的士兵，共同抵禦侵入香港的日軍。死傷最慘重的反而是加拿大兵，其次是各種國籍的留港英兵。「我對英國佬無感覺，我係殖民地當兵，唔係幫英國佬，係為香港」（我對英人沒有好惡感，在那殖民地時當了華籍英兵，並不是幫助英人，是保衛香港而已）。

二戰結束後，香港設立了「重光紀念日」³¹。而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特區政府改設「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現在的和平紀念日訂於每年11月第2個星期日舉行，地點是中環皇后像廣場的和平紀念碑前。重陽節時香港也有相關紀念活動。

我幾十年如一日，每年和平紀念日這天都會前去悼念戰爭殉難者。擔任二戰退役軍人會會長後，我還受特區政府邀請參與獻花儀式。為何堅持參與紀念活動？「我們退役軍人會現在只剩幾名參與過保衛戰的會員，年紀全是近百歲，除了我之外，他們坐輪椅，也難於出門了。我必須作為代表出席，而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師生如往年一樣，已約定陪我出席，我心感欣悅。總之，希望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我們瞭解那段歷史。」

31 重光紀念日（英語：Liberation Day）是紀念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日本取得勝利，結束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日佔時期，恢復由英國統治的日子。紀念日曾經是香港公眾假期之一，定於每年8月最後的星期一及之前的星期六。



眾華籍英兵合影於西灣國殤墓場，右四為蔡炳堯。



蔡炳堯與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師生在西灣國殤墓場合影。

「趁他們未老」—— 高中中國歷史研習報告

袁梅芳老師

本報告原名：〈「朝花夕拾」、「趁我們還在，趁他們未老」：銘記中國遠征軍抗戰歷史及與老戰士訪談錄〉，原載於《中國遠征軍與中緬印戰區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9），頁 225-263。現在略作修訂，並更名如上。

一、香港新高中中國歷史科「校本評核計劃」¹ 造就師生認識這段抗戰歷史的機緣

（一）學生從質疑到產生興趣

受到紀錄片《發現少校》的呼喚²，2011年3月15日筆者和劉偉華博士等人一起到深圳與《發現少校》拍攝者鄧康延先生的夫人會面。約五十歲的她不經意地說了幾句話：「最近二、三年，因拍攝這些特輯才知道國民黨在抗戰中是有貢獻的，甚至是很大的貢獻！現在我的丈夫和朋友特意到野人山考察，希望找到更多『中國遠征軍』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聽了鄧夫人這番話，我們馬上認識到，以「中國遠征軍」為校本評核計劃的主題，可讓我

們瞭解政權扭曲史實的例子！筆者因而希望學生們能像劉博士的中學生一樣，了解更多歷史真相，並且對老戰士們說：「歷史不會把你們遺忘！」

一位姓張的同學曾經質疑：「花時間認識課本上沒多提及的抗戰片段，有甚麼意義？」她的理據是：「課本上沒多提及的，尤其是從來未聽過的孫立人這個名字，資料不好找，報告做得不好，會影響校本評核的成績！為什麼我們不去了解同是姓孫的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名聲大，資料多，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他是革命的靈魂人物呢！」她的反應在筆者意料之外，當時對她的回應是：「你試試吧！說不定課本上沒提及的，你會有意外的發現呢！稍後我和一位劉老師到中文大學拜訪一位年近九十歲的『中國遠征軍』，他是老師唸大學時的歷史系教授，也就是你們老師的老師，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我帶着張同學和另外兩個同學一起到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志文樓拜訪孫國棟教授。眼前的孫教授老了，身體虛弱，言語不大清楚，經常臥牀養病。但他還是接見了我們，照顧他的愛姐拿出他珍藏的年輕時的書生戎裝照片給我們看。張同學看了孫教授這些照片，認識到當年「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救國無名英雄就在眼前。當劉老師向孫教授提到孫立人將軍時，教授精神立刻抖擻起來。三位同學瞭解眼前的孫教授非常敬重他戰時的長官孫立人將軍！

經過這次探訪活動，這位張同學積極參與專題研習的探究，並完成了課業。她的表現深深觸動了筆者，令筆者決定堅持下去，帶領學生追尋這段歷史。

1 香港新高中中國歷史科 2009 年開始推行「校本評核」，並計進文憑試成績，佔百分之二十。這一措施鼓勵學生以專題研習的方式，探索與中國歷史相關的課題，實行至 2018 年結束。

2 見本書自序〈感恩·盡心〉內文。

（二）老戰士親證他們的「歷史的資料」

「口述歷史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但是歷史學家做的口述歷史與非歷史學家做的口述歷史是有差別的。若籠統而言，不以嚴格定義規範之，則凡是經由訪談以蒐集資料的過程，皆可以稱做『廣義的口述歷史』，但這僅是運用口述歷史的方法蒐集資料，必須注意的是：沒有受過口述歷史採訪專業訓練的人，其成果無法通過嚴格的口述歷史定義來檢視，他們只是運用了口述歷史採訪的方法而已。」¹²

《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出版不久，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副會長孔強生先生曾與筆者面談過，也談到歷史學家做的口述歷史與非歷史學家做的口述歷史的差別。他與同儕替國軍空軍做的口述歷史，需經多番考究核證才會發表，當時贈閱一本2015年12月的《明報月刊》給筆者，內有馬宗駿口述、吳章銓、禰福輝訪問、禰福輝撰寫的〈飛虎震天——馬宗駿先生的抗戰歲月〉一文。口訪馬宗駿與記述文本面世相差十年之久，這十年間，口述專家曾到美國歷史檔案署等查找國軍受訓資料，核實很多很多細節。只是文稿發表時，馬宗駿先生已作古，未能親睹。隨後孔先生也跟筆者說起，萬劍舞（籠斌）伯伯就讀西南聯合大學的資歷，他們仍在追查；至於陳毓麟伯伯第24期空軍軍官受訓時段，還未水落石出呢。

筆者師生所做的恰恰就是「非歷史學家」做的口述歷史（訪談），如何看待這三十位老戰士「歷史記憶的事」和「他們的歷史資料」？歷史學家做的專業考究，追源溯始，師生做到的不多，也許存在非主觀記述錯誤的「歷史記憶的事」是有的。目前筆者知道涉及陳毓麟伯伯的最少有兩項細節。

細節	記述	經考證的史實及說明
(1) 戰前香港英文中學學制	那時，在香港華仁書院就讀中四。	那時，陳毓麟伯伯在香港華仁書院就讀第五班。其後與陳的同學范孟襄伯伯訪談，才了解戰前香港英文中學的學制仿英，中學八年制，由第八班入學計起，至第一班。另參考何景安〈淺談香港學制與主流學制接軌〉亦得以核實。
(2) 考上空軍時間	1943年因全國性招考空軍投考並考上。 1944年初，我們先在昆明的巫家壩接受嚴格陸軍訓練。 1944年中到印度拉合爾受訓。 1945年初，我們這批留美空軍軍校生由一位領隊帶領，坐美國運輸艦赴美。	1944年中陳毓麟伯伯和范孟襄伯伯一起投考空軍。入選一個月後，陳毓麟伯伯先到昆明的巫家壩接受嚴格陸軍訓練；范到緬北繼續任翻譯官。 參考： (1) 根據范孟襄伯伯的訪談，兩人約是1944年年中一同投考空軍軍官訓練員，陳被取錄，范落選，約9月時，范入緬北當5332旅翻譯官，而他的任期有翻譯官離職證明書作證。 ¹³ (2) 《空軍軍官學校歷屆畢業學生名冊》 ¹⁴ 記第二十四期 入學：民國卅四年三月十日 畢業：民國卅六年二月一日 人數：一一九員

¹³ 見本書范孟襄老戰士口訪記錄。

¹⁴ 空軍軍官學校教務處處長空軍上校白汝鵬編，《空軍軍官學校歷屆畢業學生名冊》，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台灣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圖書館參考書目：R388.026.179。

¹² 林德政撰，〈口述歷史的定義與要領〉，載許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案例》（台北：台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頁6。

陳毓麟進入美國入關文件

NAME	DATE	STATUS
CHEN YU-LIN	1945	USA
LIANG FU-HEI	1945	USA
KANG CHU-SHUN	1945	USA
LIU WEN-YAO	1945	USA
CHANG YUAN-WEI	1945	USA
LI CHEN-KUAN	1945	USA
WANG YEN-TE	1945	USA
CHAN CHEN-CHU	1945	USA
HUNG CHEN-HUI	1945	USA
YU CHU-YUAN	1945	USA
CHEN YEN-LIN	1945	USA
LIU HUI-LING	1945	USA
SHU KUN-CHUAN	1945	USA
MA HSI-CHUNG	1945	USA
ZHU HSIANG-YO	1945	USA
LI CHU-SHENG	1945	USA
CHAN FU	1945	USA
KAN YU-LING	1945	USA
CHU CHU-CHU	1945	USA
HUA TUN-YEN	1945	USA
WANG CHEN-TUNG	1945	USA
CHANG CHU-CHU	1945	USA
SHENG TAI-LAN	1945	USA
HSIEN YEN-HEI	1945	USA

陳毓麟伯伯本有的空軍受訓畢業證書，因不知珍貴而遺失了，他沒牢記這些時間。筆者沒遇上確實知道第 24 期訊息的人。名冊是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圖書館所發現的一本很珍貴的資料冊。估計日子是學員完成巫家壩陸軍受訓完結後，隨即飛到印度拉合爾受訓，正式接受空軍軍官受訓的日子。

(3) 美國入關文件¹⁵：陳毓麟入美海關登記日期為 1945 年 11 月 3 日

陳毓麟伯伯完成印度拉合爾約半年受訓期後，赴美受訓。依據入美港口的文件見，陳伯伯是在抗戰勝利後才抵美受訓的。至於陳伯伯坐的軍艦何時開航赴美，沒有確切的理解。因陳伯伯至今（2020 年 1 月）仍牢記航海期間，軍艦是遇過魚雷攻擊的。

在研習的過程中，師生如知道老戰士的記憶有違史實，會跟他們更正。如王忠詩伯伯新 30 師應屬新 1 軍的，蘇漢武伯伯到緬北戰場時，因 1944 年 5 月過了上半年胡康河谷已完結的戰役，他不可能參加。整體而言，筆者師生撰寫文稿，與老戰士核實文稿，盡最大能力減少錯誤。

「非歷史學家」的筆者師生做的口述歷史（訪談），意圖之首，就是讓這些老戰士釋懷，並顯示「歷史不會忘記他們」，所以我們與時間競賽，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能夠親睹自己的故事面世。

這批老戰士半生除了走上抗日的戰場，他們十之七八，也參加了內戰，而且多是敗方的一員，若留在內地的，就是心向共產政權的，仍不免要背上「反革命」的黑鍋，受苦連連。究竟他們如何回顧和評述這個大時代？世人會理解和認同「老戰士的歷史資料和歷史證據」嗎？這方面，「非歷史學家」的筆者師生，也容易被質疑，記述會有偏差嗎？會不會編造故事？事實上，2015 年首本老戰士口述歷史面世不久，筆者師生在電台節目受訪時，因在台的胡建中伯伯訴說打內戰時，國軍因「『自己人打自己人』，那些兵啊，一面打一面哭！國共內戰就是那些兵啊！不忍心打，打不下去……」主持人特別關注這點，而向學生提問這次訪談的情景呢。

再者，書出版後，記者登門拜訪蘇定遠伯伯，他們很在意書內記述有關他在新中國三十年來生不如死的景況，不斷查問是不是真的！蘇伯伯很傳神地複述他當時對那記者的應對：「若不是這些師生記了我們的事，你們會上門訪問我們這些抗日老兵嗎？」而中國評論新聞網黃姓女記者九月首次見筆者，表示要訪問筆者，但並沒有立刻進行，及至十月下旬訪問筆者的第一句話，大略是如此的：「我拜訪過香港的老戰士，他們跟我說的就是你們寫的那樣！」¹⁶

筆者師生因能力、學養和時間等的限制，對老戰士所提供的「歷史資料」做不到事事考證。在受訪老戰士格外要求下，一些「歷史資料和證據」並沒有記述下來，比如有老戰士由香港逃難回鄉，途中要給共產黨員「買路錢」。他格外叮囑我們：「你們師生知道就算了，我不樂意『白紙黑字』記下來呢。」總之，記述老戰士訪談的內容，我們依「實錄」的原則記述，雖然我們做不到完全仔細的錄音和錄影，但做到是撰成文稿後，跟老人家一回又一回的核實。書籍出版時大部分老戰士仍在世，可以核證，不存在胡亂記述呢。

15 居住美國的黃勇先生，他協助李安女士尋找及拜祭在美國軍空軍軍人墓，並於 2019 年初查考國軍空軍美國入關資料時發現此紀錄的。

16 黃博寧撰，〈中史老師耗 4 年尋老兵述歷史 完成才能心安〉，網絡版（2015-10-26）：<http://hk.crntt.com/doc/1039/7/6/4/103976466.html?coluid=257&kindid=14891&docid=103976466&mdate=1028145003>

致謝

由 2011 年起，編者任教的學生漸次瞭解中國遠征軍及滇緬戰爭這段歷史；至 2014 年，編者與一組學生歷一年多時間完成文稿，並出版書籍，這有賴老戰士們的幫助和他們對我們的信任。在此，再一次向老戰士們致敬，他們每個人的經歷都深深觸動我們，促使我們跨越局限。同時，也要多謝各方人士，令我們的工作一步一步走來順利、圓滿。

蔡建祥先生任會長的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一年舉辦三次敬重老戰士聚餐，編者於此結識王忠詩伯伯、黎模慎伯伯、袁學姜伯伯、萬劍舞伯伯、曾子傑伯伯、蘇定遠伯伯、吳璋阿姨、黃樹開伯伯、黃光漢伯伯等多位老戰士，口述歷史工程才有機會開展。其間，台中周樑楷教授夫婦陪同胡建中伯伯受訪；深圳「關愛老兵」義工周堅先生分別陪同陸嘉昌伯伯及黎鋒伯伯受訪，更提供個人網誌內容供參考，令初中同學也較容易疏理訪談內容。在此送上衷心感激。

晏歡先生慷慨提供《國家記憶（1）、（2）：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章東磐主編）照片、《密支那戰役全記錄》及《魔迹——日軍第 18 師團作戰檔案》（晏偉權及晏歡著）這兩本書的軍事系統表供採用；而蔣暉攝影師無私提供陸嘉昌伯伯、蘇漢武伯伯、黃樹開伯伯及吳璋阿姨四位老戰士的單人照及中印公路首日通車照片，俱令本書生色不少。

劉偉華博士與編者師生評談這段歷史，多次提供應用史料的見解；前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雷武鐸先生亦對本書歷史部分的撰述給予提點；鄧歷天先生協助搜集歐美綏靖與孤立主義資料；謝寶珠老師建議書內標題：「可歌可泣滇緬戰爭」及「可尊可敬老戰士」，精準、傳神之至，她又與林雪微老師及伍尚俊老師分別校閱初稿。另戴觀豪老師拔刀相助，完成王忠詩伯伯的口述歷史文稿。上述種種，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

又承蒙胡春惠教授、武之璋先生、丁新豹教授、周樑楷教授及楊秀珠博士等親撰精彩序文，給予我們無限的鼓舞。而香港紅出版集團應允出版，編輯林曉鳳小姐數月來不辭勞苦訂正與編排文稿。對於這些厚愛和包容，將一一銘記於心，編者師生會視之為繼續前行的動力。

這次新版由編輯繆穎小姐修訂與編排文稿，使我們記述老兵訪談錄的使命圓滿完成，一併送上謝意！

中國遠征軍

二戰遺史系列

老戰士訪談錄
下篇

編著：袁梅芳、呂牧昀

編輯：林曉鳳、繆穎

設計：4res

照片提供：上下篇：《國家記憶（1）、（2）：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
中緬印戰場影像》（章東磐等編）；

下篇：蔣暉、老戰士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0 年 6 月

圖書分類：中國歷史

ISBN：978-988-8664-56-6

定價：港幣 108 元正／新台幣 430 圓正

二戰最後親歷者，第一手口述史料

前線兵、翻譯官、通訊營、後勤隊……

十五個老戰士，十五個不同身份背景，十五個不同的歷史觀點。

我以九十歲之年，能趕上這機會，重溫自己身歷其中的一樁近代中國歷史大事，十分激動！如果有機會，而作者們又有興趣聆聽，我亦可以向你們講述一點我自身的經歷，讓我亦能為中國近代口述歷史盡一點綿力。

范孟襄

中華民國獨立步兵第1團(抽調到中美混合5332旅)少校翻譯(駐印軍)

早年，我們這些老兵不敢提自己遠征軍的歷史；後來，好些了，卻也不知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尷尬、沒有定點。時間不饒人，我的那些險死還生的同窗、戰友一個個面目模糊地走了……

袁學袁

第6軍93師278團3營9連第2排少尉排長至上尉連長(遠征軍)

沒有人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然而一旦走上戰場，死傷實在無可避免。你可能會好奇，我這個初上戰場的青年兵，進入險象環生的戰場，究竟害不害怕？如果你真的試過走上戰場，那麼你肯定明白再多的恐懼也會在那生死一瞬間消失。敵人不會因為你害怕而手下留情，那時唯一能做的，就是拿出狹路相逢勇者求勝的覺悟。

胡建中

第5軍200師599團第1營第3連少尉排長(遠征軍)

回想在緬北野戰醫院宿舍時，歐大澄睡在最裏面，我睡在中間，和他只隔六七十分，每晚深夜醒來總聽到他在歎氣，那時大家沒有想到勝利後能有返國的一天，畢竟上戰場，都抱着視死如歸的心情，結果抗戰沒帶走我的性命。勝利了，回國建設國家，竟然因抗戰而差不多沒命。

王忠詩

美軍第48野戰醫院少校翻譯官(駐印軍)

新38師是一支很出色的部隊，在孫立人將軍帶領下，打仗打得好。他對下屬非常好，肯與我們同甘共苦，是一位了不起的將領。台灣監察院花了兩年半的時間，終於替將軍洗脫污名，對此我只說一句：「根本沒有平反不平反這回事，他從來沒做過任何錯事，平甚麼反？」

曾子傑

新1軍新38師少校翻譯員(駐印軍)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中國歷史

定價：港幣 108 元正 / 新台幣 430 圓正

ISBN 978-988-8664-56-6



9 789888 664566 >